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六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一

元　李廉　撰

僖公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左氏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注杞先代之後而廹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制度有時而變故杞子卒傳所以貶也今稱朝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於介葛廬唯貶其爵　公羊疏杞本公爵但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之稱伯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是也二十三年杞子卒者以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見聖人子孫有

誅無絕而已至此復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也

案杞子説具見前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左氏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乙巳九月六日左氏責無禮也公羊注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書日責之張氏人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

子玉治兵於蔿蔿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注楚序諸侯之上主兵故稱人恥不得志以微者告

公羊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

穀梁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左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摟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陳氏楚嘗有君矣此楚子也則其稱人何嫌予楚以伯也盟于齊楚猶序陳蔡之下于鹿上猶不先齊宋也盂之會宋楚始並為諸侯長矣楚之稱子而長於諸侯宋襄公為之也魯僖衛文夫子之刪詩有取焉桓公卒而衛從楚魯又從楚楚敗宋于泓納頓子滅夔取齊之穀且合四國之君以圍宋春秋以是為夷狄之强而已矣雖序於諸侯之上而特人之不稱人則疑於莊王

案圍宋之楚人正義曰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楚子與盟也明年楚子入居于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來圍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玉主兵明年見晉之盛身始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耳此說據經為合但不敢言杜氏之非不以稱人為貶而還就於告詞之說為謬耳公穀注又以地宋謂公已為和解故宋亦與盟此亦不察夫事實也○又案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却楚成功晉人有言曰成伯安疆自宋始矣大抵宋亦中國之樞紐也故始焉楚成爭伯而有宋之圍繼焉楚莊偏伯而又有宋之圍始焉楚爭伯而有宋之盟終焉楚分伯而亦有宋之盟

附錄左氏 是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以郤縠將中軍縠卒原軫將中軍

二十有八年春晋侯侵曹晋侯伐衛左氏晋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注再舉晋侯者兩來告公羊曷為再言晋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晋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晋文行伯征之衛壅遏不得使義兵以時進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也穀梁再稱晋侯忌也注曹衛並有宿怨于晋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晋侯以刺之胡氏再稱晋侯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服事楚人於是乎致武奚為不可曰楚人摟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

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鳬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絶之也

附録左氏晉侯事

左氏

寺人披請見晉侯辭焉曰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

公遽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遂隱而死晉侯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左氏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注子叢即買也 公羊 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

胡氏 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夫殺無罪之士將

以苟説於强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之也　張氏春秋予楚以恤患之名罪晉文之忌克也

案刺公子買之事左氏得之公穀不知事實皆以為殺有罪之詞非也○又案魯刺大夫二買及公子偃○又案春秋予楚以救正猶書宋人伐陳衛人救陳書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相似蓋彼本無能救之善但春秋借以深著伐者之罪耳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而攻之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爇僖負

羈氏殺顛頡徇于師宋人如晉告急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汪所謂譎而不正

穀梁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汪畀上與下之辭故不以侯畀公

胡氏古者覲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多道不足尚也

張氏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

案執曹伯書晉侯穀梁正例以稱侯以執者執無罪也於此條雖合而於厲公執負芻之例不通矣胡氏正例以稱侯以執伯討也於執負芻雖合而於此條又不通矣公羊拘於稱侯為伯討之例故以此為義兵其說曰畀者何與也其言畀者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注者曰畀宋者時天王居鄭晉文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假使治其獄其謬如此此不知事實之失也然則云何陸氏曰不稱晉人執者承上晉侯入曹故不重言晉人也此與楚子伐吳執齊慶封同例耳胡氏無傳想同此說○又案晉執曹伯畀宋與執戎蠻子歸楚同此書畀而彼書歸蓋畀者猶此與彼之辭歸者以京師之禮待楚矣○又案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畀者非上非下者也三者據尊卑言之趙子說是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左氏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工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子注宋公齊國歸
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
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恥敗告文畧也

公羊

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
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之也秦稱師者
助伯者征伐有功故褒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
文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強所遭遇異

胡氏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是時晉師
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
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
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
楚以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
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
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

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則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陳氏此宋公也何以但稱師尊晉侯也尊晉者予晉以伯也　張氏齊桓伐楚雖能致屈完然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救鄭終桓公之世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之則不足以定伯故決於一戰以為取威定伯之基但其救患之心止在於報施而討罪之念只行於復怨故以晉侯主之誅文公之心也

案城濮之戰左氏已詳但注者於師稱人之說失之胡氏知書及之為罪晉而不知書侯之為

尊晉故必合胡陳二家然後文意方備張氏發明齊桓晉文之事亦得之若何休直褒晉文則又過矣大抵召陵雖以來盟于齊而亦有遂伐之專城濮雖以書侯于晉而先盟及戰之譎此皆功罪不相掩之法也餘見泓戰下

楚殺其大夫得臣

左氏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胡氏 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鑑矣

衛侯出奔楚左氏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胡氏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竄身裔土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髙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怨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荊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鑒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鑒知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

案衛侯出奔不名之説胡氏得之何氏以為晉文以王事遂之擇立其次無絶衛之心者非也

陸氏以為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亦未必然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癸丑月十八日癸亥二十八日必有誤

左氏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伯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侑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

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注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王子虎臨盟不同歃

穀梁諱會天王也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共盟然是諱之也

胡氏所謂譎而不正踐土之會天王下勞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氏序晉侯於齊侯宋公之上予晉以伯也

張氏文公於勝楚之後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

錫命之策合於易之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懷服萬邦者然賁震主之威致天王之屈尊失正僭居體之道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也

案踐土于溫之書法胡氏論之詳矣外以諱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朱子亦曰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别

陳侯如會左氏注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外乎會不及序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

案經書如會三雞澤袁僑于鄬鄭伯

公朝于王所左氏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公羊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

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
注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
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
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
因正其義

穀梁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胡氏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
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
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何必于京師于
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守于四方有常時諸侯
朝于方岳有常所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
非其時與地矣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
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
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聚正其本之意也

陳氏

外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於是晉侯將盟于踐
土而王即命為方伯諸侯朝焉則先朝而後盟曷為
先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

盟而後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詞也

案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於伐秦之先此書朝於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别○又案天王自至之說左氏是公羊不與致王之說亦好但其注下之言非事實○又案諸侯皆朝舉魯以見其餘之說陳氏是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左氏或許元咺

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公子歂犬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殺歂犬 穀梁 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元咺出奔晉 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疏以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 惡 胡氏衛侯失國出其籍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 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殺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為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

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武叔既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辭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張氏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成公殺叔武雖可謂大弗友元咺以臣訟君可乎然亦晉侯惡衛之心有以召之也

案胡氏所引叔武之事本公羊與左氏所載小異由左氏言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內忌信讒始於殺角之時令之殺叔武乃其本心但誣罪於前驅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為實録也○又案大夫出奔而歸多言所自葢因其力也傳例曰有奉焉爾是也諸侯出奔受執而歸入者入皆不言所自獨曹伯書自京師衛侯鄭書自楚穀梁以為

有奉夫衛已告絕於楚楚已不得志於中國衛安能藉其力乎何氏以為自楚為天子諱也其說尤乖舛胡氏於自京師得之於此條則畧而不觧惟陳氏曰君歸不言自君而言自者危不得歸也是故晉文實復衛侯而曰自楚危自楚也晉厲實歸曹伯而曰自京師危自京師也此說亦似未盡大抵書自楚者其亦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之意也歟

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張氏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此可以觀邵子所謂功之首者矣案公子遂如齊七始此年文二文十七十八宣元二宣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温天王狩于河陽穀梁無齊侯狩作守左氏是會于温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注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功德此違凡以變例以起大義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不服衛許也公羊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温近而踐土遠也穀梁會于温諱會天王也天王守于河陽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胡氏天王狩于河陽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義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

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陳氏晉侯將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則先狩而後會曷為先書會後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後書狩春秋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詞也

案莊二十二年王巡虢守不書則王狩之非狩審矣非狩而曰狩為尊者諱也春秋書狩四而此非講武之狩蓋假巡狩之禮以為詞也正義曰言天王自來狩獵于河陽之地以天子諸侯田獵皆於封内不越國而取諸人河陽實以屬晉非王狩所故言非其地若此則又以狩為田狩之名○又案諸侯在喪稱子葵丘宋襄稱子自在本班此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召陵陳懷

公稱子又在鄭上杜曰傳無義例葢主會者次之非褒貶也○又案秦與中國會始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杜氏曰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　公羊其日何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月　穀梁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為已傎矣注以臣召君傎倒上下日不繫月猶諸侯不宗天子　陳氏朝踐土不繫日此繫日何見先狩而後朝也王嘗至踐土而不言狩則王意也可以但言朝至溫非王意也不可以但言朝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然則雖諱而諸侯致天

子之實見矣齊桓盟王人不盟宰周公殊會世子晉文實致天子而朝之故曰晉文譎而不正

案有日無月杜氏說是公穀鑿本不可取以他傳無解故錄之穀梁謹日之說得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左氏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櫜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武爭也餘見前胡氏所引

穀梁　歸之于者緩詞也斷在京師也自晉晉有奉焉爾注辭間容之故言緩

胡氏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歸者易辭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

案此歸之于京師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書法不同公羊曰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穀曰歸之于者緩詞也歸于者急詞也胡氏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詞歸之于者强歸之詞正義曰此無義例史異辭爾趙子曰歸于與歸

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耳諸說皆異疑趙子及正義頗得之又就工四說論則公穀之言本可通葢考之傳晉文執衛侯先自定其罪然後歸之京師假王命以治之則所謂罪已定所謂緩詞皆合晉厲執曹伯不敢自定其罪即歸京師使王治之則所謂罪未定所謂急詞亦合但其下文所解乃反不通若穀梁移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說於此條下而移此條斷在京師說於成十五年則兩通矣○又案大夫歸入稱復者三元晅宋魚石晉欒盈皆伉辭也皆無歸道也

諸侯遂圍許 左傳丁丑日十月十五日 左氏 汪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穀梁 遂繼事也 胡氏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

許案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岳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也

案許自盟幽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於是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楚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而鄭從晉叔武受盟而衛從晉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晉前日從楚以執宋圍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負固不至蓋許在鄭南密邇於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久圍而不變也以蕞爾之許合十一國之衆逾時越歲而不能成功雖曰義舉亦以見威力之及人淺矣許之甘心從夷其亦有懲于江黃也歟○又案桓公之編書諸侯遂救許文公之編書諸侯遂圍許皆義舉也然圍齊致伐圍許致圍春秋其亦與晉文之討貳而不與晉文之過暴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左氏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説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穀梁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遂繼事也注中國猶國中也胡氏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説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張氏魯叔孫豹見執於晉樂王鮒欲求貨為請叔孫却而弗與叔孫婼見執於晉魯使申豐以貨如晉叔孫留而不出大夫之知義者猶恥以貨賂苟免況諸侯乎曹伯襄之

名以枉己者不足正人失君國之道也

附錄左氏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案晉已有三軍增置三行辟天子六軍之名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注介東夷國也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羊夷狄之君也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陳氏介東夷也未通於上國一歲再至其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蕭識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張氏其至以圍許久役而不能服也

案踐土不書至而圍許書至文公之伯事怠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羊上有公字翟作狄杜翟泉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汪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無有此闕故傳重發之公羊注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胡氏案左氏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

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意也

陳氏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言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為之也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諸侯之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也

家晉文公三大盟會本皆非禮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其視齊桓之尊王人不敢盟世子周公者大不侔矣然春秋推心之法則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順故皆諱之以存其尊王之名若翟泉則羣然冣聚於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

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温懷自嫌之心春秋不得不重貶之以顯其慢王之實矣蓋至此方結正晉文之罪是亦望其始而不足其終也其三會不書公說已見莊十六年○又案晉侯受命鄭伯傅王踐土于温二會咸在鄭無叛晉之狀而此會謀伐鄭者得非文公過鄭鄭不禮焉前日之會黽勉以大義受之而內懷宿恨尚未釋歟外傳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及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欲得叔詹而烹之以詹一言而止則伐鄭者報怨未已也春秋重貶翟泉之盟而明年書秦晉圍鄭豈無意哉

秋大雨雹左氏為災也 穀梁注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陽氣之在水雨則温熱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 胡氏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

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案經書大雨雹三此年及昭三年冬四年春

冬介葛盧來左氏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

其音云問　公羊注進稱名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之而信　勉以禮義一年再朝不中禮故不復進也　陳氏春秋以一字為褒貶於介乎何費詞也春秋也雖以一字為褒貶而或費詞者詳始以著末也三月癸酉大雨雹震電庚辰大雨雪正月已卯烝五月丁丑烝將著其末不可不詳其始也

案春秋兩書介來以其事言則逺人慕中國當從何氏以其實言則逺人窺中國當從陳氏要之陳氏説是春秋不以例之郳犂來而以例之白狄則非予介可知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左氏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 胡氏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脩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遇疾而死冶廑辭卿注瑕立經年未

會諸侯故不稱君　公羊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注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國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

胡氏元咺訟君為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盡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憯於志鏌鎁為下衛侯未入而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正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

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公羊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為不臣也　胡氏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故再書其名以為後戒

案諸侯執不書歸僖十九年滕子成九年鄭伯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之類是也惟晉文之執曹衛書歸陳氏曰危不得歸也又晉厲之執曹伯書歸胡氏曰言天王之釋有罪也

○又案衛侯歸之于京師而書歸于衛譏不在王室也曹伯亦歸于京師而書歸自京師譏不在晉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初

鄭公子蘭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注蘭穆公也

胡氏

案左氏則書人者貶之也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今鄭伯之于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怨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於是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案秦晉之爭始此夫秦以非子之餘踐岐豐之地春秋所書大抵皆與晉兵爭之迹爾自穆公釋韓之憾而從晉於城濮之功於是盟于温于翟泉偕役于齊鄭戮力同心未始有隙由燭之武一語而秦輔晉之心變矣文公既卒而殽戰啓釁厥後彭衙之戰令狐之戰河曲之戰秦之戰

伐晉者六晉之伐秦亦六興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益至襄公十一年戰櫟十三年十三國之伐然後交伐之文始絶於經然則有穆公之賢而其所就僅止此豈非貪利忘義之失哉

介人侵蕭公羊之注稱人者侵中國故退疏來朝稱名今稱人張氏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荆人秦術之聘同

案介侵蕭三傳皆無事迹胡氏亦畧之惟陳氏張氏說是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左氏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

穀臨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公羊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注時見使如京師而横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

穀梁

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注鄭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即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叛而不尊天子也

胡氏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為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案胡氏二事出之説本穀梁及杜氏若公羊則專罪公子遂之專二説未知孰是而穀梁精透則足見書法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於伯事也彼本以伐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遂事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又案經書内大夫如晉二十八始於此公子遂三此年三十一年文六年也内大夫如京七亦始於此此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敖九年得臣宣九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叔孫豹昭二十二叔鞅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左氏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注晉分

曹田以賜魯　公羊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
故不係曹　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
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
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
諱乎取同姓　胡氏不繫國者吾故田也復吾故田而
之田久也　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
亂

案濟西田左氏穀梁皆以為曹田公羊以為曹
所侵魯之故田胡氏從公羊濟西田首末三見
於經此年取之曹宣元年以賂齊宣十年齊人
以歸我〇又案經書田十桓元年假許田宣元
齊取濟西田十年齊歸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
田八年韓穿來言汶陽襄十九年取邾田定十
年齊歸鄆讙龜陰田哀二年取漷東田沂西田
及此年也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非吾田則係國

郱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繫國者乘上文伐邾文也

公子遂如晉左氏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氏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注免猶縱也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疏降婁魯分其祭奎婁之神也公羊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魯郊非禮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不祭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傷者曰牛三望者

何望祭也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汪方望謂郊時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

穀梁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詞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汪三望海岱淮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全曰牲傷曰牛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譏僖公不共致天變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

胡氏

記禮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

可乎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諸侯祭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杞宋夏商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非列國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者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

陳氏諸侯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而猶未率以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

張氏劉原父曰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始為墨翟之學使成王已賜魯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乎諸儒多據明堂位及禮運劉氏說未知所出姑存之以俟參考魯郊非禮故不曰大事於上帝而曰郊

案經書魯郊九此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此以卜不定也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不郊猶三望定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正月

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以牛傷也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此專以時失也○又案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為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為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為墨翟之學於魯陳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時齊桓欲封禪晉郊鯀等事證謂此皆東遷之僭禮且又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不及郊祀等辨難甚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而祝鮀之言亦有備物典冊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魯郊之用孟春何也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故周之始郊以日至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

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特以孟春祈穀為郊啖子曰孟春周之三月也故以二月卜三月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卜下辛三卜禮也穀梁子哀元年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又曰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不宜用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左氏䟽曰啓蟄以節氣論若四月而春分未過尚可郊也以家語及明堂左氏論之則孟春為是穀梁傳卜三月非矣但四月猶近之五月九月則大不時也近世鈍齋王氏曰魯不敢用冬至大郊而止用孟春祈穀之郊又避天子所用建寅之月故春秋所書魯郊多在四月乃建卯春分之後未有於周

正建子之月及建寅啓蟄之月書郊者此説亦有見○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於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於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為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案周祀五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左氏譏其卜祭者非矣○郊之用辛日何也穀注曰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郊牛之傷皆在正月者何也穀梁曰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言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陸氏曰禮養牲必在滌三月故自周之十一月下旬而養牲至二月中旬而牲成故得以二月下旬而卜三月上辛也陸氏説是蓋十一月養牲則正月有變所宜書矣正月有

變而改卜尤無害於三月四月之郊也穀梁說則與在滌三月不合○牲而或曰牛或曰牲何也左曰牛卜日曰牲公曰傷者曰牛穀曰全曰牲傷曰牛未成牲亦曰牛僖三十一年乃免牲襄七年乃免牲皆在四月且在四卜三卜之後則左氏卜日說是也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書牛皆以傷在正月則公穀傷曰牛未牲曰牛亦是也○不郊而或言免牲或言免牛何也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否書免牲則見其不郊矣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止書免牲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止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牛死乃不郊是也獨成七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何也穀梁曰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此經復書不郊者蓋以僖公免牲與三望同時故畧去不郊之文今此春

免牛而夏三望故須書不郊以見之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奉之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已傷曰牛而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去則如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乏牲然後左右之○改卜之禮何也凡養牲必二一祀上帝一祀后稷帝牛月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而別以他牛為稷牛也禮曰帝牛在滌三月稷牛惟具若卜稷牛不吉及養稷牛又死則不郊○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及封內山川說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為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正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況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以三望為魯之封內魯所得祭則常事必書何哉胡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內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殺

故望止於三而又用朱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合矣要之後說是○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為恨胡氏則獨以僭禮之未盡除為譏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之詞也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詞也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為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穀梁非正也胡氏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不可預國事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左氏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請改祀命 胡氏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虚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而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辟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自强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張氏自狄入衛後不敢加兵于衛者齊桓之力也及衛文忘齊之大德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晉文興而稍息至是又圍衛者亦晉文怨衛之深有以啓之也

附錄左氏是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案此葢罷三行而更為上下新軍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秋衛人及狄盟胡氏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與屢遭狄患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附錄左氏是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子襄公繼伯左氏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胡氏案左氏載

秦納晉文公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録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脩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案晉文以二十四年入國至二十八年城濮始主伯迄三十二年凡五年李氏曰晉有二文之業益文侯文公也書録文侯之命捍王于艱錫以秬鬯為東周賢侯春秋詳文公之伯益文侯家法也文公之興其事易於齊桓固有自來矣然文公既入國而事之不載於經者凡四年雖以納王之懿功削而不見至二十八年一簡之中乃五挈晉侯不以為繁何哉蓋自武公以支伐宗并吞専立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秋為是黜晉不書文公奔而復國内

無所承工何所稟經復畧之勤王固為大美然特以求諸侯之利心而為之豈真知有君臣之義哉至二十八年晉楚之事乃關夷夏之盛衰非係一國之得失春秋抑楚之深故與晉之亟則晉亦不為無績於中國矣此其與桓公並稱歟大抵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敏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也事速就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者也名盛乎桓公者實衰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黃而不

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適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伉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于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自著明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左氏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遇

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汪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氏

齊國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左氏穀梁經作秦師左氏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

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羊

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微也稱人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親之則其稱人何君在乎殯而

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
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胡氏

案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無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懷利以事其君父君臣父子

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率是而行其流失有不可問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案穀戰公穀皆以為狄秦張氏曰公羊經不書師蓋必有所傳故啖趙劉氏胡氏皆從之穀梁止以敗秦師為狄之蓋援中國與夷狄不言戰之例則恐非書法其曰秦之為狄自殽始則亦必有所傳也趙子以及字為行文蓋据晉師白狄伐秦秦人白狄伐晉之例並不言及故也然此初見于經則以殊戎之文示之亦謹始之法趙子説未必然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左氏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訾婁公羊作叢婁穀作樓左氏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　胡氏此皆
秋襄仲復伐邾注魯亦因晉喪以陵小國

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毋勤矣夫念毋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録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于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曽是以為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

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氏

朝且弔有狄師也　張

氏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之以自托也

案晉襄初立伯事未定秦之窺鄭齊之聘魯皆有志於爭伯也晉襄惟外患之是憂而置齊魯之交於度外故不逾年而伯事復盛焉亦善於繼承者矣春秋書敗秦敗狄如齊伐許於一年之間其晉伯絕續之會三强睥睨之秋歟

乙巳公薨于小寢十一月十二日經作十二月誤左氏即安也胡氏路寢治事之所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作霣左氏注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所以為災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易中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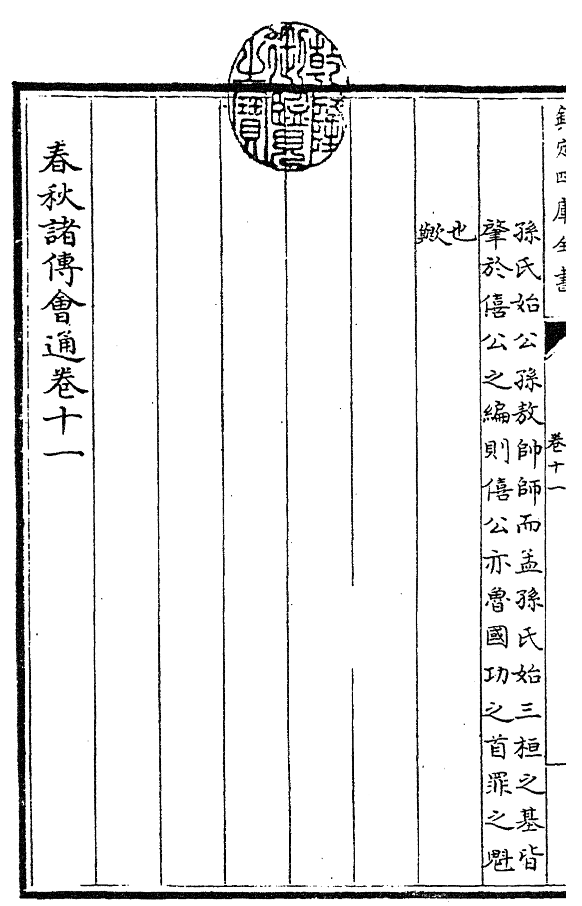
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霣霜而不殺萬物至當霣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霣霜而反不能殺也未可殺而殺舉此禄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應 穀梁 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注京房易傳曰君假與臣權則霣霜不殺草從叛者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重菽也輕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 胡氏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益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則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

惡於微慮患
於早之意
案隕霜二此年不殺草穀梁所謂舉
輕也定元年殺菽穀梁所謂舉重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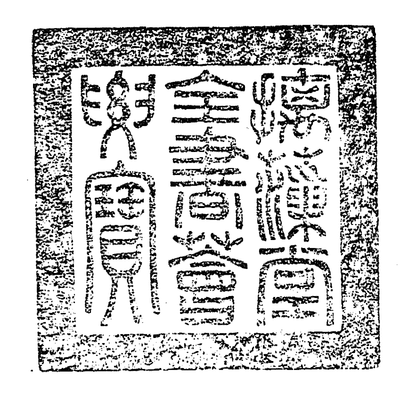
討其貳於楚也楚子工侵陳
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
侵蔡子工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使謂子工曰
吾聞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
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子工
退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
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
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工
案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為魯之賢君當其初
歲內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
慶父之姦蠹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自十七年以
前除從齊會無征伐外魯事之見經者甚少觀

詩之所頌如務農重穀則勤於為民也春秋享祀則謹於奉先也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時夸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脩明君臣上下之協洽槩可想矣但盟禋未返遽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遽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真能以禮信輔齊耶厥後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奬先代協贊姻隣以為中國之重乃乞師蠻荆導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葢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於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左衽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洗至鄭之恥此僖之不得全為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



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於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六百三十七 經部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二

元 李廉 撰

文公 名興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在位十八年 左氏注文公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僖公薨文公立

周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左氏注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也釋例曰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

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乃喪服也行事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禮之中也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商書稱大甲元祀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康王時成王方崩猶未成服故用黼裳入受顧命或以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誤矣

案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羣臣之禮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氏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左氏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注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公羊穀梁同左氏胡氏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左氏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注毛國伯爵衛字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公羊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氏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

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黼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黼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來錫命非正也

案王錫命說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為諸侯初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為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玉惰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詞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然後其

義始
備

晉侯伐衛左氏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

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叔牙之孫左氏注拜賜命公羊者注不為喪聘書為職貢天子不以喪廢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請命天故不譏也張氏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

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左氏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

國而謀注合古之道而失事伯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貶孔達稱人

案春秋與國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衛侯伐晉皆有闕於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氏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注晉取衛田正其疆界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疏例已貶于翟泉之盟

案内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為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于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公穀皆作髡左氏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

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役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崇曰信矣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

胡氏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誡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

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于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于奏請怫旨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于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使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于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于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左氏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

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注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 **公羊**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案此條左氏例施之他年聘則可杜氏以為諒闇用吉禮者大非故趙子去其禮也二字以明年納幣之書考之則公羊注說得之

附録左氏 公孫敖聞叔服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此見孟氏之興 **左氏** 于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

左氏 殽之役晉人既歸孟明秦伯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德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胡氏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案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于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于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氏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又曰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注主者殷以栢周以栗諸侯既葬反虞則卒哭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神形又不可得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蒸嘗自如舊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今過葬十月始作主故曰不時

公羊 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譏不時也

穀梁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胡氏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

至於積惡而不可
揜所以謹之也

案作主之說三傳畧同先儒多用公羊公注曰練主當以十三月是也但公羊下文譏久喪而後不能之事殊可怪注者又謂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此無据之言也故不取○又案公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期年易栗栗主則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桑猶喪也栗謹敬貌也縠注主蓋神之所馮依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雖為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也祭畢則藏之西壁坎中縠又曰作主壞廟有時日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主入廟則易檐以示有所加功左氏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稍與公穀異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左氏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注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公羊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注陽處父救江書氏諱去氏者使若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日者起公盟也微者盟不日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也

穀梁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氏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條處父之伉與高傒之伉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傒存族者彼于防而此如晉也何氏曰親就其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案處父係國而去氏荀庚良夫等係氏而去國者此兼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

附錄陳氏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諱例陳氏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為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為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是故諱有愛君之誼焉必譏不及君而後諱舍是無諱道矣故曰諱莫如深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垂隴鄭地公穀作垂斂

左氏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

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説

公羊

注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為疾惡故也褒與信辭也

穀梁

內大夫可盟外諸侯

陳氏

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士穀非卿也特書之見晉之卑諸侯也然則士穀主是盟也曷為序士穀於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翟泉貶此何以不貶貶不于其甚則于事端餘實録而已矣是故書士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後書大夫桓文之伯也會盟有大夫則但書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戚之盟書齊國佐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大夫並列於會矣

柔內大夫出盟諸侯自柔始繼而公子結及齊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三國矣杜氏以為卿不會

公侯例已舉于翟泉故魯大夫皆不貶從此例也陳氏以為貶柔以正其始餘實録也二説皆可通穀梁說非晉以大夫主諸侯亦始于翟泉故重貶之今士穀與新城趙盾雖書名氏而猶列諸侯之下者晉以大夫主諸侯而春秋亦以諸侯先大夫也陳氏得之左氏與士穀之説非何氏誅商臣事亦無据○又案齊以不朝責鄭而執詹晉以不朝責衛而執孔達其事相類春秋皆以不自反責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左氏　注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為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也　公羊　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注此禄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　穀梁　歷時而言不雨

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胡氏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于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案文公編不雨三此年及十年十三年例同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

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注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在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

公羊 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躋升也先禰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是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疏著祫嘗者著明是祫嘗之祭也

胡氏 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

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曰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案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為有事也天子有事於文武此以祭祀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為大事書禴祠蒸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蒸也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蒸嘗有書

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為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為禘者非也○又案祫者象生有合族之義列昭穆齒尊卑諸侯之大祭也其禮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父為昭子為穆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公穀皆得之其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固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為莊親為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楊士勛辨之已是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為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于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為位次之逆不以為昭穆之異胡氏辨世指父子之義恐未至○又案定八年從祀先公左氏以為復閔僖之位胡氏不從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氏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注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伯胡氏案左氏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陳氏曷為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榖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案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但據其說則此貶四國之卿以尊秦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之卿以尊晉其事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但自入春秋已來至此除魯書大夫帥師外外

兵非君將者皆書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伯伐宋伐郳伐鄭伐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為無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吉褅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 注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

胡氏 昏姻常事不書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昏也夫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

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慾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深喪娶之譏公穀胡氏説同左氏以為禮而又發即位娶妃之凡例此大悖謬不經杜氏遷就其説乃移上僖公之薨於十一月而以此時納幣在十二月又觧即位為除凶之即位皆徇左氏之過也故陳氏曰左氏凡例不可取杜説尤悖趙子曰昏禮不當使公子此亦一說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姬姓國

左氏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釋例曰衆保於城城保於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懷以衛社

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氷之敗故曰潰潰者衆散流遁之詞也胡氏案左氏五國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于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注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嘗同盟疏畿內之臣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魯必天子為之赴赴以王子為親不復言其爵也公羊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子虎即叔服也穀梁同胡氏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

使乎我加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案左氏注王子虎大宰文公王卿士也内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為非不知胡氏何据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不以左氏為非矣不知何不照應如此

秦人伐晉

左氏 秦伯伐晉濟河焚州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注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

胡氏 案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為

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

陳氏此秦伯也曷為貶稱人殽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君子以為秦之未離乎戎狄也是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至康公而遂狄之終南蒹葭之作秦非無人也而秦不用誠未離乎戎狄也

案左氏以此役為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為貶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秋楚人圍江

左氏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案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皆貶辭也

雨螽于宋左氏隊而死也注自上而隊有似于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公羊記異也為王者之後記異也注螽猶衆也衆死而墜羣臣將争强相殘賊之象穀梁外災不志

此何以志曰災甚也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左氏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公賦嘉樂

案文公再如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為書公如晉之始文如晉二此年及十三年成公如晉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襄公如晉五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昭公如晉二五年

十五年不得入五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奔而如晉二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定如晉不得入一三年朝而及晉侯盟者三此年十三年襄三年長樗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左氏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注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子朱伐江之帥也江兵解故晉亦還

公羊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諱也其為諱奈何伐楚為救江也注据兩之當先言救非兩之當重出處父生事當言遂三者皆違例故問之諱詐也

穀梁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胡氏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名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

後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撤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署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陳氏晉大夫書帥師於是始自是恒書大夫最而後人之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左氏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公羊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

婦有姑之詞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注非責也胡氏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弒齊人不能鑑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于魯皆失于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鑑

案胡氏專主穀梁趙子亦以為公成禮於齊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左氏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

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陳氏 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以病晉也言圍見其久也久之所以病晉也

張氏 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

晉侯伐秦

左氏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胡氏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

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張氏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恥未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為恥之大也比事書之見晉襄之為盟主未矣

案秦穆晉襄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附録左氏是年晉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注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

衛侯使甯俞來聘公羊正本作甯速賈氏從之

左氏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旅矢以覺報宴今陪臣來

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案左氏所記本于經意無與以其足以見王待諸侯之禮故録之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左氏成風薨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

夫人胡氏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穀梁作毛伯

左氏王使榮叔来含且賵召昭公来會葬禮也注反哭成喪故曰小君召伯天子卿召采地伯爵也

胡氏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于天者所履者天位所治者天職也所賞所刑者天命天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故不書天以謹之也仲子雖聘非惠公之敵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宫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臣下聘桓公冡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

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甍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名伯来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于成風盡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案杜氏釋例以為適夫人既死妾母於法得成夫人及榮叔名伯之来皆以為得禮非也公穀又譏其兼行含賵據禮含賵禭兼同一人安得以此譏之乎又曰不言来者不周事之詞也此皆失之何氏以歸含為臣子職會葬不及事故失去天此皆拘於母以子貴之說不敢以妾母為譏故不得其說耳胡氏是陸氏曰不言来者承上文成風甍故不言来也胡氏曰不書来請之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 鄀今襄陽宜城縣 左氏初鄀叛楚即秦又貳

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六廬江六縣今壽州安豐縣　左氏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附錄左氏是年晉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世本曰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季文子也　左氏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

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左氏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注賈季狐偃子狐射姑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左氏襄仲如晉葬襄公注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疏昭三十年傳又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案晉自襄公繼文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曾不得與邾莒之國以爵

先後況援之伯哉襄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李氏曰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啟甗之爭秦尋殽之釁此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殽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曰幸之者夷不偪華以權之末失也削之者喪不興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沒三强並興秦雄西陲狄狃北師楚復强于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殽以却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患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畧此其能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畧則襄公之烈何為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衛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毁列矣士縠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

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于其終不志小利而慮患于其遠襄之規模又後于文公甚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穀作夜

左氏先是五年陽處父聘衛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至是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

嗣忠之道也**公羊**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君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胡氏**

公羊子曰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

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令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於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大傅耶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于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禄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附録左氏 趙宣子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氏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公羊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

天無是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胡氏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正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于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案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

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曰所謂稟正朔也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為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止之詞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為幸其不已之詞其說本於蘇氏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又案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後此十六年公四不視朔皆同但告于廟則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

附録左氏 是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句公羊作朐 左氏

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注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時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郚魯邑在下縣南因伐邾之師以城之備邾難也**公羊**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詞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春伐邾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之也今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為取邑故書遂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穀梁**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遂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王穀作壬**左氏**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者也必不可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

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胡氏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案此條及八年司馬司城之書公羊以為宋三世内娶故三世無大夫此無據不可從穀梁以為稱人以殺誅有罪也亦非左氏以為衆則晉殺三郤鄭盜殺三卿何乃悉書乎故胡氏皆不從陳氏以為宋昭之大夫皆不名故公子卬蕩意諸稱官子哀稱字以為君無道也未知然否

附錄　陳氏

例　陳氏春秋有天下之辭焉有一國之辭焉有一人之辭焉于晉靈公凡盟會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公凡會齊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于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蔑公羊作昧蔑下有以師字

左氏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將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弗聽注先蔑先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

變計立靈公故先蔑仍將下軍穆嬴襄夫人靈公母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薄秦師以戰告不言師敗出在外奔也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注言勝負敵也 胡氏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于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于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陳氏春秋貴誼不貴惠尚治不尚功託人之孤至于交戰是亦伐喪而已矣是故宋襄立齊孝公戰于甗貶人之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人之

案秦晉之交兵又始于此十年有少梁北征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

報伐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蔑為逃軍者盖不知事實耳

狄侵我西鄙左氏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左氏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注公後會而及其盟故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公羊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眣文公為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深諱為不可知之詞穀梁其曰諸侯略之也注與公羊意同胡氏諸侯會晉趙盾

盟于扈為晉侯立故也趙盾内專廢置其君外强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强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强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陳氏垂隴書士縠而序諸侯此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凡詞者散詞也

案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為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總稱諸侯為公後至也諸國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于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也胡氏從此公穀説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以不序諸侯為不係之伯者

之詞亦有見也○又案經書扈之盟會七此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宣九年成十六年昭二十七年及莊二十三年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左氏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初穆伯娶于莒生文伯惠叔又聘於莒莒人辭則為襄仲聘焉至是如莒娶之叔仲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穀梁前定之盟不日

附錄左氏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僖九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頃王立○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

左氏晉人以扈之盟来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珍之也

注伊雒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珍貴也

穀梁疏再稱公子者若下文直言遂恐為繼事之詞兩名不辨故重言公子以詳之

胡氏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正名分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入居之偪近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內外之辨終不可失也

案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是也此皆權臣專行之事而此為造端春秋於翟泉歷貶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不勝譏矣杜氏貴之之說非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公羊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胡氏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唯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

案陸氏例曰還者事畢之詞公如晉至河乃復仲遂至黃乃復公孫敖不至而復皆事未畢而復也穀梁以復為事畢還為事未畢蓋誤倒其文也張氏曰容其復而復奔見魯之無政刑也又似以復為已到魯之文

釜公羊 注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左氏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注夫人昭公適祖母

穀梁 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注鄭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

德耳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輕慢也　胡氏初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矣

案宋卿書官者三此司馬司城及司馬華孫也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然其餘不書官而此獨書官者左氏以為不失節啖子謂所謂節者人臣守節之節非符節之節也以二人能守官故書官爾然胡氏不取

春秋諸傳會通卷十二